

戲說劉文輝外一章

唐式遵傳真

● 焦宏毅（大陸旅美作家）

投筆從戎終至殉節

巴山所寫西南風雲錄「戲說劉文輝之三」講到民初二劉混戰，解析四川軍頭共分兩大系：（一）速成系（二）保定系，速成系以劉湘為首，主要成員有楊森、唐式遵、王陵基、王縉緒等人，保定系以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田頌堯為首。這兩系軍頭中，參與抗戰、行憲戡亂，能夠效忠國家，愛護人民，為民族平等、自由人權奮鬥，最後以身殉難者，僅唐式遵一人而已。因此對唐式遵其人其事，特為作一介紹，敬請讀者指教。

唐式遵（一八八三—一九五〇）字子晉，民前二十九年清光緒九年（一八八三）生於四川仁壽鄭子場。父親唐輔臣，清季秀才。母親張氏，早逝，昆季四人，式遵居長，唐家是一個地主家庭，每年可收田租一百石，生活相當富裕。自幼隨父親習舉子業，及長投身做倣歐西學制的繁峰書院，成為一名學兼中西的智識青年。遜清末造，清廷在成都設立四川陸軍弁目隊，唐式遵不顧父親勸阻，投筆從戎，行前慨然的對他父親說：

「當今亂世，內憂外患，國勢危殆，人民痛

苦，兒決心棄文就武，救國救民以博萬戶封侯！

民前六年（一九〇六）唐式遵隻身赴成都，考進弁目隊，在隊中勤於學習，成為高才生。民前四年（一九〇八）畢業，升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，同學有往後的川軍名將劉湘、楊森、潘文華、王縉緒、傅常、鮮英等。這一批速成學堂的學生，往後在長達二十年的四川軍頭混戰中，形成了知名度很高的「速成系」集團，群策群力，統一了四川。

出征康藏脫險回川

民前二年（一九一〇），川邊發生巴塘事變，西藏土司頭人作亂，謀殺清廷所派的入藏幫辦大臣滿人鳳全和鳳全的隨從二百多人，藏人受到英國人的支持慫恿，稱兵作亂，攻擊駐藏漢軍，四川總督趙爾豐，命令四川陸軍第三十三協（旅）（協統（旅長）鍾穎率軍入川邊藏人地區（喀木、西康地方）平亂。唐式遵時任三十三協第一營排長，隨軍進入康藏，頗具戰功。未幾，辛亥年武昌首義，清室崩潰，川督趙爾豐被殺。鍾穎帶

領入康藏的遠征軍接濟中斷，遭藏軍圍攻，全面潰敗。唐式遵與潘文華隻身脫險，兩人化裝潛行由西藏經印度轉回四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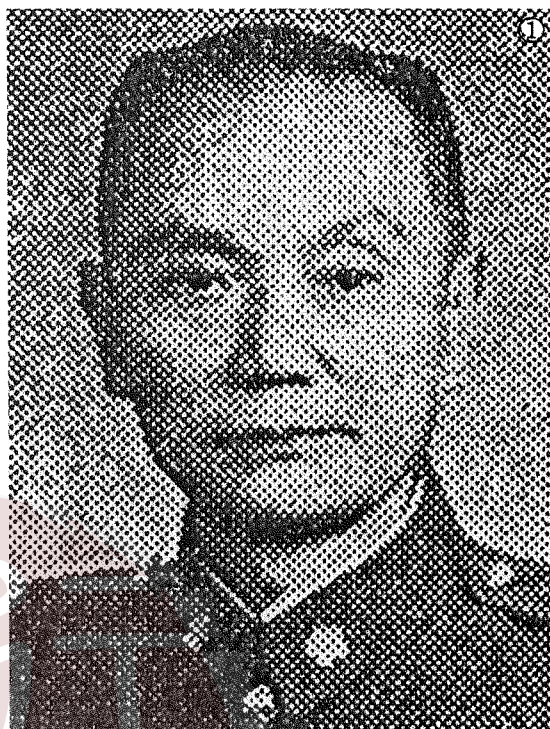
回川後一度回仁壽探親，他的父親見他狼狽之狀，冷潮熱諷的說：

「萬戶侯應當是這樣的嗎！？」

唐式遵為之羞憤不已，當夜離家，前往投奔速成同學劉湘，那時劉湘已在四川出任北洋新軍周駿所部的團長，劉湘以同學關係，昇唐出任所屬連長，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），八月十四日，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劉湘為周駿所部第三團團長，劉湘升任唐式遵為營長。是年冬，袁世凱陰謀竊國，洪憲稱帝，蔡松坡（鈞）潛行入滇，會同李烈鈞、唐繼堯首舉討袁義旗，反對帝制，宣佈雲南獨立，組織護國軍，以兩萬餘眾的軍力，兵分三路，進攻四川之重慶、瀘州與敘府等地。當時袁世凱的北洋軍隊，兵精械足，有眾四萬多人。袁世凱乃作狂妄大言道：

「區區兩萬滇軍，何難一鼓盪平，蔡松坡雖然英勇，不過一支螳臂罷了！」

詎料蔡松坡親率第一路軍，於民國四年元月



- ①國民大會制憲行憲代表唐式遵。
②武漢行轅副主任王贊緒。
③四川名人國民大會代表熊克武。

十日誓師入川，直到三月二十日，大小十餘戰，每戰必勝，一鼓作氣攻克四川西南重鎮敘府，轉而進攻重鎮瀘州對岸之藍田壩。瀘州守城部隊是周駿一師所屬之劉湘一團。護國軍來攻，劉湘極為震驚，乃與唐式遵計議如何設防守城。唐式遵獻計說：

「蔡軍遠來，又歷經戰鬥，實已疲憊不堪，不如聚舟夜襲，化被動為主動，強似設防。」

敢死隊夜襲討袁軍

劉湘採用唐式遵的計策，組成敢死隊，潛渡沙灣，夜襲對岸蔡松坡的討袁軍。蔡軍不備，終遭擊退，事聞於袁世凱，傳令嘉獎，晉升劉湘為旅長，唐式遵為團長，頒發唐式遵七等文武功章，唐氏私心竊喜，以為博得萬戶侯之預兆即在於此，以此死心塌地為袁世凱效命。護國軍攻瀘州不下，北軍吳佩孚旅又向瀘州進逼，蔡鈞命令速成同學張鼎臣、王學初二人往說劉湘、唐式遵共同反對帝制，維護共和，參加護國軍，委任劉湘為四川第二混成旅旅長，兼領川東安撫使，仍舊駐防瀘州。劉湘準備易幟，唐式遵則以「萬戶侯」迷夢未達，乃力阻劉湘說：

「時局如轉燭，雲雨難測，且北軍在川實力，尚稱雄厚，如表態過早，可能貽噬臍莫及之悔，不如暫作壁上觀，靜看大局變化，再作從違之計，不更穩妥嗎？」

劉湘聽唐式遵之言，雖接受蔡鈞命，始終未宣布就護國軍旅長之職，採取腳踏兩條船策略。

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）廣東軍政府委任熊克

武為四川都督，改編川軍，劉湘任第二師師長，唐式遵任團長。九年（一九二〇）川滇、川黔之戰，劉湘出力最大，熊克武任劉湘為第二軍軍長，唐式遵升任第二軍第三混成旅旅長。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在川滇、川黔兩次戰役後，四川企圖擺脫南（廣東）、北（北京）兩政府的影響，經由國民黨人吳玉章（其後投共）及國會議員李伯申倡議四川自治，成立四川自治聯合會，同時四川省議會亦決定實行自治。當時熊克武下台已退居幕後，第一軍系由但懋辛代領，熊克武也贊成自治，但國民黨人之贊成自治實非本意，意圖借自治之名，拒絕北政府勢力之滲透，此為熊克武、吳玉章、李伯申等之主要願望。當此之時，唐式遵乃向劉湘說：

「熊克武現居幕後，未便出面，您如出面主張四川自治，則全川權力，盡歸於您了，時機不可失啊。」

劉湘依從唐式遵的建議，被推為各軍總司令，又由四川省議會選舉劉湘為省長，原劉湘第二軍軍長職務，由速成同學第二軍第一師師長楊森兼代，唐式遵任第二軍第二師師長。唐式遵以未能兼代第二軍長職，不免耿耿於懷，潛伏著對劉湘不滿的情緒。

援鄂中了緩兵之計

民國十年夏天，因直系軍閥兩湖巡閱使兼湖北督軍王占元的橫征暴斂，湖北人民怨聲載道，王占元在武昌、宜昌的部隊先後譁變，在兩地肆行劫殺，更使湖北人難以容忍；以此之故，原鄂

軍總司令李書城和鄂西總司令潘政道特致電川、湘兩省當局，請求出兵支援，協力驅逐王占元，以便湖北實行自治。劉湘面臨此等重大問題，立即召集所部親信將領唐式遵、潘文華等，密商應付辦法。來川乞援之鄂西總司令潘政道，本係速成同學，與唐式遵交誼甚篤。唐氏從中力為串綴，熊克武、劉湘乃允立即出兵。

劉湘自兼援鄂總司令，唐式遵任第一路司令，但懋辛兼任第二路司令，實際劉湘和但懋辛兩人並未離開重慶，而由唐式遵以前敵總指揮名義，在前線負責指揮。

八月中旬，唐式遵統率的援鄂軍，從第二軍抽調出二師的費東明旅和劉光瑜旅，歸費東明指揮，為長江北岸縱隊，第一軍抽調出第二混成旅，由往後中共十大元帥之一的旅長劉伯承負責指揮，為長江南岸縱隊。另外第二軍派李樹勛第三混成旅和湯子模第三獨立旅，歸李樹勛指揮，為後續部隊，兩路部隊隨戰況發展，經恩施向宜昌推進。八月十八日後，北岸縱隊相繼佔領巴東、秭歸、出空嶺，越青石，向宜昌水陸並進，南岸縱隊沿江而下，九月二日，大破吳佩孚之段祺澎旅於宜昌南岸之安安廟。北岸縱隊亦攻至宜昌西側之小機塔、鐵路垸一帶，曾集中主力向宜昌附近之制高點——東山寺、烏龍尾進攻，激戰數日，形成拉鋸，未能取勝。唐式遵令南岸縱隊前往增援，同時電令李樹勛率後續部隊加速向宜昌挺進，北軍退至宜昌保洋碼頭，依靠日、英、美三國領事出面調停，約同前川軍師長周駿一同謁唐式遵，唐以有外人插手，又托不過舊長官周駿情面

，乃允緩攻宜昌，中了北軍緩兵之計。

親劉湘疏遠劉存厚

由於川軍出兵遲遲，未能及時與湘軍配合行動，而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，已免去王占元兼各職，特任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，另派蕭耀南為湖北督軍，北洋政府既先下手控制湖北情勢，川湘援鄂之舉，自然就難有所斬獲了。趙恒惕的援鄂湘軍，在湖北蒲圻、咸寧、通山等地向孫傳芳指揮的鄂軍進攻時，被吳佩孚親率的鄂軍擊潰後，援鄂川軍更顯孤立，唐式遵部在宜昌附近高地東山寺與吳部展開爭奪戰中，官兵傷亡枕藉，終因眾寡不敵，兼以後路受威脅，只得全面後撤，向鄂西建始、恩施方面退走，一軍部隊亦向川境後移，唐第一次單獨率師對敵，即遭此挫敗，垂頭喪氣，快快不快。

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四川在一軍（熊克武、但懋辛）與二軍（劉湘）互鬥不已的情況下，劉湘曾一度倒向吳佩孚，唐式遵在援鄂時，曾與吳作戰，吳甚知唐，擬予接納，乃由北政府任命唐式遵為國軍三十三師師長，並授重威將軍，旋又給予陸軍中將銜，他的軍階已與劉湘同等，私心甚喜。

吳佩孚在川忠實支持者劉存厚，又從中拉攏，唐式遵遂大有投靠北政府之意，時潘文華亦授植威將軍，潘對唐說：「此陸軍中將空銜，何足貴？人所貴者在於守信重義啊。新情雖厚，舊誼難忘，劉公（劉湘）不可負也。」

唐有所悟，乃疏遠劉存厚。

修築四川境內公路

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蔣介石總司令任命劉湘為二十一軍軍長，唐式遵任二十一軍第一師長，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兼任重慶市政督辦，對市政多有建設。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又兼渝簡公路局長，成都為四川政治、文化中心，以物產豐富，夙稱天府，但交通極為不便，由陸路到重慶，需時十一、二天，水路去重慶，亦需七、八天。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楊森督川時，曾擬建成渝公路，但僅建築到簡陽（離成都七十里），楊森即去職，公路乃停築。唐式遵任局長時，奮力施工，不舍晝夜，渝簡段兩年而成，為四川交通作出了極大貢獻。

民國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）劉湘、劉文輝「二劉」戰爭爆發，在戰爭前夕，劉文輝感覺勢孤無援，又深知劉湘得四川各將領支持，聲勢壯大，以此，心中惴惴不安，乃想寫一公開信給劉湘，以叔侄之情（劉湘係劉文輝之侄）乞求和平解決爭端。縱不得劉湘同意，但以侄欺叔，在倫理上可以博得社會同情，更可藉此激勵士兵義憤，也有助於往後戰爭，信公布後，確博得部份人的同情，劉湘時有以表白，並揭發劉文輝的罪惡，但以侄聲討叔輩，恐遭物議。唐式遵特為出面，聯絡孫震、喻孟群、劉邦俊、李家鈺、羅澤洲等九十多位旅長級以上將領，發出聲討劉文輝通電，揭示「治川綱要」十六條，並約各將領會盟於遂寧，聲勢極為壯闊，大有八百諸侯會孟津之勢，而劉文輝顯已成為孤獨的股肘了。

嗣後劉湘與劉文輝於榮威決戰，雙方動用兵力幾及二十萬人，為四川二十年混戰中最大一次戰役，決戰中，劉湘漸感不支，全線呈動搖之勢，唐式遵對劉湘說：「劉文輝已作困獸之鬥，我軍如與硬拚，損失必大，何不允其暫時和解，以泄其士氣，然後再圖之，不勝於今日之硬拚嗎？」劉湘乃與劉文輝和談，停止了榮威之兵。

萌發了擁蔣之心願

民國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）工農紅軍四方面軍徐向前部，趁田頌堯調動川北駐軍與劉文輝在成都巷戰之際，由鄂西、陝西越大巴山入四川，佔領了通江、南江、巴中三縣，後又擊潰楊森、劉存厚、田頌堯，西渡嘉陵江，佔領川北重鎮閬中及蒼溪、南部、儀隴等縣，南進攻克綏定、宣漢、萬源、達縣，建立了川陝「革命」根據地，全川為之震動。蔣介石十分焦慮，特派劉湘為四川剿匪總司令，劉湘奉令後，積極組織六路軍馬，企圖反攻，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二月，共軍趁春節川軍整修之機，突於十二日夜襲劉軍胡家場郝耀廷司令部，郝耀廷戰死，共軍趁勝猛攻，佔領宣（漢）、綏（定）縣等地，重慶震動，劉湘慌了手腳，下令重慶戒嚴，任命唐式遵繼任第五路總指揮。唐式遵於三月五日在雙河場就職。跟即進攻萬源、城口，雖一再出擊，但均無進展。共軍潛於萬源集中主力，首先擊潰六路軍汪師周旅，縱深鏖入，在南大門擊敗唐式遵楊國楨旅，又在青花溪擊潰劉光瑜，共軍乘勝猛進，范紹增部急退綏定，唐式遵亦大敗於中河，潰不

成軍，隻身躲入農家，始免為俘虜。以此，全線動搖，各路亦遭襲擊，紛紛後撤，所謂六路圍剿軍，到此已成土崩瓦解之勢。蔣介石得報，擬給唐式遵以處罰，適得劉湘來電請罪，並駁辭四川勦共總司令和二十一軍軍長職務，蔣以大局有關，對劉力予慰勉，自不便處理唐式遵了。民國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），蔣中正為阻止北上共軍，重用劉湘，發表劉湘為川康綏靖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，委唐式遵任二十一軍軍長，唐式遵對蔣中正私心極為感激，由此萌發了擁蔣之心。

逼問劉湘要印鬧劇

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抗日戰爭爆發，

劉湘被任命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，兼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，唐式遵為副總司令，仍兼二十一軍軍長。唐式遵率部出川，在漢口集中，轉車北上至鄭州。適淞滬戰事逆轉，又奉命開往皖南廣德、泗安一帶，掩護撤退國軍，保衛首都外圍，十一月二十三日，敵牛島師團由太湖分乘汽艇及橡皮艇百餘艘，竄抵宜興、長興等地。隨即兵分二路，搶佔泗安，猛攻廣德。進攻廣德之敵約四五百人，挾其機砲優勢，猛烈進攻，並以飛機二十七架，整天輪番轟炸，傾瀉下成千上百噸鋼鐵，陣地上硝煙瀰漫，工事盡遭破壞，房舍城垣夷為丘墟。軍團長潘文華、師長饒國華、田冠武等，率眾奮勇抵抗，寸土不讓，戰事至為猛烈。饒師團長劉儒齋，為唐式遵親信，恃有奧援，於此成敗關鍵時刻，竟然不聽指揮，擅自撤離陣地，致使廣德失守，師長饒國華自戕殉國。饒所留遺書中

有：「劉儒齋不聽指揮，以致軍敗，我唯有不惜一死，以報甫公知遇及川中父老之情……。」等語。唐式遵隱其遺書，呈報軍團長潘文華指揮無方，畏縮不前。軍事委員會給潘文華以撤職留任處分，而劉儒齋以唐式遵的關係，反而升為旅長，時劉湘臥病漢口，一日，見「天天命令」刊載軍委會命令唐式遵升任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的報導。劉湘極為驚異，向參謀長傅常說：「式遵與我共艱危二十餘年，情同手足，何事不可協商？要當總司令自可明說，如此作法，使我多難堪啊！」不久唐式遵親到漢口，以探病為名，實際表演了一幕逼劉要印的鬧劇，更增加了劉湘的病情，同時亦引起甫系將領對唐式遵的仇視。

殲敵有功晉升上將

民國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一月二十日，劉湘逝世於漢口，蔣介石發表張群為四川省主席，並撤銷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公署。四川地方實力派以蔣這種作法，明明是趁機打劫，攫取四川，群起反對，尤以甫系留川將領，反對至為激烈，使張群不能到職，雖信使磋商，亦經久未決。蔣投鼠忌器，不敢在後防用兵，如撤銷張群主川命令，則國家威信何存？左右為難中，乃示意唐式遵，以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名義和潘文華通電各方，表示貫徹劉湘遺訓，抗戰到底，對川局施加影響。唐式遵奉命唯謹發表通電稱：

「……劉司令長官甫公，一生盡瘁國事，負病遠征，出師未捷，積勞殉職。式遵等待罪皖南，抗戰滅敵，噩耗驚傳，三軍飲泣，拜讀遺訓，

感動愈深。茲值國族多敵，寇患正殷，國家遽失干城，本軍頓亡導師，來日大難，悲憤叢集，今後謹當督飭所部，恪遵遺訓，淬勵奮發，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，捐除個人恩怨，為國家民族爭自由平等。苟一息尚存，倭寇一日不去，拚將熱血，灑我河山，抗戰到底，誓不生還，以副甫公殷切之訓，而報國家食養之恩。式遵等分屬軍人，服從為固有天職，成功成仁，唯力是視，謹電奉陳，伏維鑒鑒。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、軍團長潘文華、師長郭勛祺、劉兆黎、陳萬仞、潘佐等同叩敬。」此電到達成都後，不僅絲毫未起作用，反得到一個忘恩負義罪名。

民國二十八年（公元一九三九）唐式遵升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（司令長官顧祝同）仍兼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，第二十一軍軍長職由陳萬仞繼任。唐奉命轉戰於武漢、新鄭、江蘇、浙江、安徽長江南岸一帶，與敵軍作戰大小數百次，並擊毀擊傷敵軍大小船艦二千多艘。是年冬，敵以步兵兩個聯隊，在銅陵、貴池間登陸，進行掃蕩，一度佔領九華山，唐軍組織敢死隊予以反掃蕩，將敵兩個聯隊，幾全部消滅。即所謂青（陽）貴（池）戰役。民國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）十月，唐軍奉命截斷敵長江航運，唐派第一四七師章安平師擔任此項工作，於十一月十一日晚，分別向敵各據點進行猛烈襲擊，肉搏敵陣，將敵磯田守備隊殲滅殆盡，遂一度佔領要塞馬當。捷報飛傳，國民政府授唐式遵二等雲麾勳章，並晉升為上將，以資激勵。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元月，中共新四軍的各種抗日活動，即在唐式遵的

駐區內。唐式遵表面上多有聯繫，暗中不斷收集証據密報新四軍種種不軌行為，蔣中正得唐式遵密報，認為情況嚴重，乃派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來協助唐式遵，相機討伐，上官雲相與唐式遵乃策劃出皖南事變，用方日英第四十師，殷霜茂第七十九師，唐明昭第一四四師，田鍾毅新七師為左翼，由二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劉雨卿為總指揮。以劉秉哲第二十五師，戎紀武第一〇八師為右翼，由二十五軍軍長張文清指揮，突然圍襲新四軍，新四軍猝不及備，被夾擊於茂林之東流山，鹿角山地區，中共損失巨大。共軍聲稱對在皖南地區人民生命財產上，造成莫大損失，國際亦為之譏笑：「大敵當前，中國人尚勇於私鬥，可謂為愚蠢之尤者。」

立誓與四川共存亡

當時中共周恩來，以憤激之情，向國民黨提出嚴重質詢，請懲辦唐式遵無端肇釁。皖南解決新四軍異動，唐式遵是重要人物。民國三十一年（一九四二）浙贛會戰，中國軍隊失利，形勢萬分緊急之際，唐式遵固守皖南，確保皖南二十縣之安全，種因於新四軍受到懲處制裁。

唐軍更牽制日軍西進及阻止日軍由長江登陸，與炮擊敵艦，長江佈雷以阻止敵軍西進，起到積極的作用。敵人被迫改晝航為夜航，雖然如此，但亦隨時觸發水雷，乃由長江南岸行駛，改為靠北岸行駛，而北岸地勢較高、水淺。大軍艦仍須靠南岸行駛，仍不免於我軍炮擊，敵軍憤甚，隨時上岸掃蕩，因此陸戰也是頻繁的。這年十二

月，重慶召開全軍參謀長會議，對二十三集團軍唐式遵部隊的江防戰績，予以高度評價，並受到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及軍政部傳令嘉獎。唐式遵率師出川禦敵，迄至抗戰勝利，凡八易寒暑，從未回過四川，誠具有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為的氣概。民國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）五月，中國國民黨開第六屆中全會，唐式遵被選為六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。

抗戰勝利後，率部進駐上海，旋調任武漢行轅副主任（主任程潛）。唐式遵居於閑位，快快于懷，不久返川，息居重慶，曾捐資於南溫泉創辦南林學院，自任董事長。民國三十六年（一九四七）年冬，蔣介石急於當總統，不顧其他政團及人民的反對，普遍選舉第一屆國大代表，唐被圈選為仁壽縣國大代表，出席國民代表大會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），共軍大舉南下，戰事逼近川、滇、黔三省，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地位身份在重慶成都，策劃保衛大西南，派唐式遵為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，兼第二路游擊總司令，要唐式遵與胡宗南死守成都，這時潘文華正好要離開重慶，曾於行前對唐式遵說：

「大局如此，非四川一隅所能支撐。聽說程潛自從在長沙起義之後，頗受共軍優待，吾兄的看法如何？」唐式遵說：「程潛長官晚節不終，殊屬可惜」等語。十二月九日，川康將領劉文輝、鄧錫侯、潘文華於彭縣發出通電起義，促成川西和平解放。唐式遵為效忠國民政府，乃糾集一些舊部，並到西康省漢源縣袍哥首領羊仁安處，說服一同打游擊。保羊仁安任第二游擊總司令部

副總司令，適胡宗南部已退到西昌，唐式遵、羊仁安乃變更計劃，一同去西昌，與胡宗南及西昌行轅主任賀國光會合，在西昌一帶活動。後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被捕，唐式遵通過胡宗南、賀國光的保舉，蔣介石界為四川省政府主席。

助人脫險自我犧牲

民國三十九年（一九五〇）三月末，中共大軍向西昌進逼，胡宗南、賀國光明知西昌不能守，又再無後退之路，奉蔣介石總統批准搭飛機飛海南島，由海口轉飛台灣，賀國光促唐式遵同行，唐式遵說：

「我是四川人，為爭民主、自由、爭取全川人民的人權，誓與四川共存亡！」

最後率領所部數百人，決心返回川南開展游擊活動，一行到了越西縣小山地區，被共軍包圍，唐式遵和追隨他一起的忠勇志士，三十九年四月全被共軍殺害，唐氏逝世時年六十六歲。先是三十八年十月以後從廣州逃難到重慶的國大代表，十一月由重慶轉往成都，住宿交通都成了大問題，生活痛苦不堪，唐式遵在成都熱忱接待，為他們安排解決住宿問題，接洽爭取由成都飛海南島轉台灣的機票，出錢出力，任勞任怨，幫助國大脫險，受到他照顧的國大，同聲讚佩，衷心感激。

三十九（一九五〇）年四、五月自成都脫險來到台北和海外的國大得知唐式遵在西康越西遇害，深為哀傷，許多人為他的死，泣不成聲，義行感人至深，受人崇拜有如此者。